

## 一卷猴皮筋

米 玲



朱铮 摄

那卷猴皮筋总在我的记忆里。皮筋是从母亲的橡胶手套上剪下来的。洗衣时磨破了指尖的手套，母亲正要丢进垃圾桶，被我们几个孩子抢了去。找来小剪刀，沿着手套的边缘细细地剪，一圈圈橡胶圈，攒够了就头尾相接，连成丈把长的皮筋。新剪的皮筋带着淡淡的橡胶味，混着肥皂泡的清香，那是属于童年的一缕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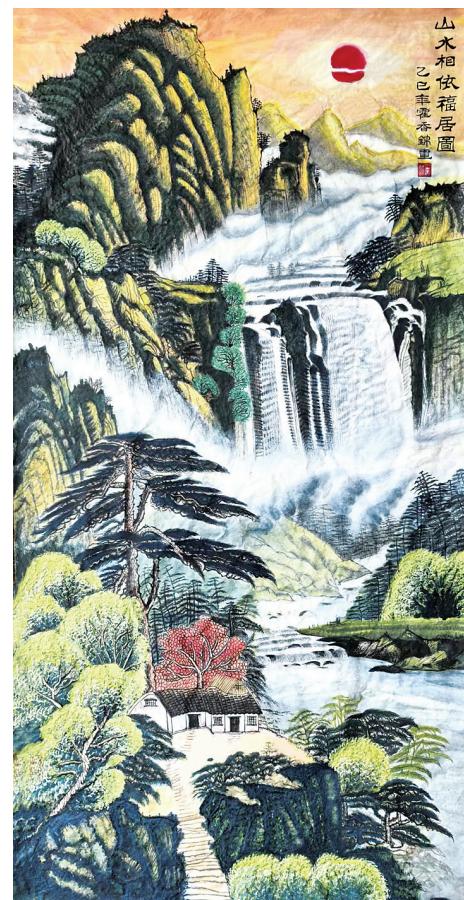
放学铃一响，街巷就成了天然的游乐场。石板路被晒得发烫，我们脱了凉鞋光脚踩上

去，脚底板的灼热混着皮筋的弹性，像踩着一串跳动的火苗。两个人撑开皮筋，其余人排着队往里钻，嘴里的歌谣比脚步还急：“小汽车，滴滴滴，马兰开花二十一……”

皮筋一点点升高，从脚踝到膝盖，再到腰际。歌谣也跟着长个子。“三八三五六，三八三五七”的数数声刚落，就换成了“刘胡兰，十三岁，参加了革命游击队”。跳的人仰起脸，辫子在空中划出弧线，仿佛真能触到当年那个少女的英气。轮到“学习李向阳，从来不投降”时，动作里便多了几分挺胸抬头的骄傲，皮筋在腰间晃成一道防线，谁也不肯轻易认输。

最热闹是唱“麦浪滚滚闪金光”的时节。金黄的调子从喉咙里滚出来，脚步也变得沉甸甸的，像踩着饱满的麦穗。皮筋在头顶翻飞，我们仰着头跳，看蓝天白云都跟着打转，仿佛真的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间，风里都是麦子的甜香。有谁不小心勾住了皮筋，大家便笑着散开，又立刻重新聚拢，皮筋落地的声响里，混着此起彼伏的“再来一次”。

那卷猴皮筋越用越软，颜色从透亮的米白变成温润的乳黄，接口处补了又补，却总也断不了。后来我们长大了，街巷被新的楼房占了去，皮筋也被丢在了角落。可只要想起那串流动的歌谣，想起光脚踩在石板路上的灼热，想起皮筋在空中划出的弧线，就像握住了一把打开时光的钥匙——原来有些快乐，真的能像橡胶圈一样，被岁月拉得很长很长，永远弹得出清脆的回响。



山水相依福居图(国画) 霍香锦作



## 邻居“大大”

陈士琴

“大大”，是山西晋南临猗人对中年妇女的称呼。这叫法于我，总牵连着上世纪70年代末矿区生活里，一位邻居的身影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我家老二刚满1岁。母亲不在身边，老大刚上小学，矿区幼儿园又不收3岁以下的孩子。我上班后，只能让上夜班的爱人白天带娃。他常常昏昏沉沉地边睡边应付，这样的日子熬了许久。那天中午，我下班回家，只见一身屎的老二坐在炕上哭，爱人却还在呼呼大睡。

总得找个人帮忙带娃。那时，我们住在老矿依山挖的窑洞里，坡上坡下住的都是普通人家。大家亲如一家，谁有个头疼脑热互相照应，有口好吃的端着碗串门分享，遇着喜事全院都热闹——那份亲热，至今想起来仍暖乎乎的。

思来想去，我和爱人决定请老原的爱人帮忙。老原是矿上掘进队的老工人，50来岁，高高瘦瘦，孩子们都已成家。他爱人是个身板结实的中年妇女，高个子，黝黑透红的脸，梳着像李双双那样的齐肩短发，一看就是常年在庄稼地里操劳的人。她嗓门大、性子直、热心肠，在邻里间很有名。

我们说明来意，她一口应下。第二天，孩子送去时，她笑着说：“别叫阿姨，就叫我‘大大’。这是我们老家的叫法，听着亲。”我跟着叫“大大”，她挥挥手：“没事，随便。”这声“大大”，一叫就是许久。

深秋时，院里的母鸡还在下蛋。孩子总趴在窗台上看鸡跑，母鸡“咯咯哒”一叫，“大大”就从鸡窝掏出热乎乎的蛋，让孩子摸摸，逗得娃直乐。冬天冷得没法出门，她就抓着孩子的小手，在结满冰花的玻璃上画娃娃，笑声能填满整个屋子。春天，气候转暖了，孩子跟着“大大”到土坡上面去散步，看老秦几家人种的菜地。

“大大”为人厚道实诚，说话直来直去，我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。每月给她五块钱照看费，起初她执意不收，是我硬塞才收下。有次我忙忘了，晚给了两天，她直愣愣地问：“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看娃了？”后来我想，“大大”是担心我不让她看孩子了，才说这样的话。

“大大”还会些农村土法子治病。孩子感冒了，她用两个指头在孩子前额和太阳穴的地方挤几个三角，皮肤挤得黑红了，她说这是把身上的火放出来了。要不就在耳朵垂捏几下，拿针放几滴血。大女儿不爱吃饭，她用火烧过的缝衣针，在孩子手指根轻轻扎一下，挤出几滴黄水，说是治积食的。这些法子看着简单，竟真管用，后来我也学着帮人解决过类似问题。

后来，老原退休了，“大大”也跟着一起回了老家，在那个还没有电话的年月里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可一想起“大大”，耳边总回荡着她用临猗口音呼唤孩子的大嗓门，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。



王峰 摄

李家大院坐落在万荣县闫景村，与乔家大院、王家大院并称为“晋商三蒂莲”，向来有“乔家看名、王家看院、李家看善”的说法。

乔家大院与王家大院都去过，唯独李家大院一直没有去过。前几天，听闻迎泽区老年大学要组织学员赴万荣游览，我立刻报了名，总算是却了游览晋商三大院的夙愿。

李家大院景区面积很大，包含古建区、仿古区、农业生态园等多个区域。因时间有限，我们重点逛了古建区——李家大院的旧址。这里的整体建筑是“竖井式聚财型”山西四合院，又因主人李子用曾留学英国，还娶了英国妻子，部分院落融入了“哥特式”建筑元素，成了晋商大院中少有的南北融汇、中西合璧之作，文化与艺术价值都格外突出。

和其他晋商大院一样，李家大院也是错落有致、古色古香，砖石木雕与古画碑帖遍布各处，处处透着多子多福、三星高照、耕读传家之类的吉祥寓意。但真正让它独具特色的，还是那深入骨髓的“善”文化。

李家发家始于农耕，靠经商壮大，以诚信立足，更因慈善名扬天下，演绎了一段白手起家、

富甲一方又行善天下的晋商传奇。院里有一面“百善壁”，用365种字体写满“善”字，仿佛在无声提醒着世代李家人：日日行善，永不停歇。

万荣多灾，尤以干旱为甚，一旦旱情来临，往往赤地千里、庄稼绝收。每逢此时，李家总会大行善举：出钱购粮，广设粥棚，接济穷苦百姓，救活的灾民不计其数。1928年河东大旱时，李家给17个县各赈济1000银元，对本县本村的救济更是格外周到。除此之外，修桥铺路、抗击瘟疫等公益之事，李家也向来当仁不让。

几代人的坚持，让李家的善举赢得了从村到省的一致认可。“德风善霖”“乐善好施”“博施济众”……一块块牌匾，既是对过往的肯定，更让“善”文化愈发深入人心。就这样，李家以行动践行善念，靠传承光大美德，历经十余代人努力，终成晋南首富、山西名流。

“善”是中华传统的美德，在李家大院更是得到了几代人的努力与传承。我们来此看“善”，不只是看一段历史，更是要接过这份信念——在新时代里，让善念生根，让善行延续，为实现中国梦添一份温暖力量。